



走近古典品人生

安， 可步步生莲

古诗词中的千古禅音

诗篇字句，是过往也是今天，词情悠远，是他人也是自己。
阅读古典，品味禅诗，在千年时光里，进行一场心灵的疗愈。

陈靖文——著

Chen Jingwen



走近古典品人生

心若安， 可步步生莲

古诗词中的千古禅音

陈靖文·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若安,可步步生莲:古诗词中的千古禅音 / 陈靖文著. — 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 2018.7

(走近古典品人生)

ISBN 978-7-5484-3768-0

I. ①心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古典诗歌 - 诗歌欣赏 - 中国 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98259号

书 名: 心若安,可步步生莲 —— 古诗词中的千古禅音

作 者: 陈靖文 著

责任编辑: 任 环 李金秋

责任审校: 李 战

装帧设计: 上尚装帧设计

出版发行: 哈尔滨出版社 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
社 址: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: 15002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
网 址: www.hrbchs.com www.mifengniao.com

E-mail: hrbchs@yeah.net

编辑版权热线: (0451) 87900271 87900272

销售热线: (0451) 87900202 87900203

邮购热线: 4006900345 (0451) 87900256

开 本:	787mm × 1092mm	1/16	印张: 12.25	字数: 135千字
版 次:	2018年7月第1版			
印 次:	2018年7月第1次印刷			
书 号:	ISBN 978-7-5484-3768-0			
定 价:	36.80元			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 服务热线: (0451) 87900278



心若安，可步步生莲：古诗词中的千古禅音

○序 言

不知你可曾在阅读时有过这样的感受：漫卷诗书，突然就有那么一句径直闯入了你的内心，就像是在疲倦的夜路中遇到了人家灯火，又像是在急躁的暑热中有幸邂逅了一片浓荫，叫人心生欢喜，叫人自在轻松。

这些带给人感悟的诗词是天赐的宝贝，带着灵魂的香味与读者相遇。它们是文人墨客在因缘际会下得到的思想灵光。这种稍纵即逝的东西，经过最用心的锤炼推敲，才变成了书页上最美好的诗词文字，然后静静等待有缘人的发现和喜爱。

古诗词中的千古禅音，就像是静静盛开在历史长河中的一朵青莲，自顾自地出水、自顾自地绽放，永远都只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现给有心前来寻觅的人。当你经过万水千山最终走到它面前，才会在静日的赏玩里品出其中的真味，才会懂得一字一句都蕴含着无限丰富的禅思哲理。

潜藏的禅音有着神奇的魔力，总是能够轻易拨动人的心弦，从而在不经意之间弹奏出最美妙的共鸣之音，带领我们进入千百年前文人写作时的精神世界，去体悟那些高出生命的意趣和思想。

就像是一棵树在风里将颤动传递给另一棵树；

就像是一朵游云在长空中用闲淡舒展开另一朵云；

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影响，总是在不经意间，用最微妙的方式产生。

通过这些诗词观生活道理之门，然后我们才知道，最脱俗玄妙的东西，看似虚空，实际却最简单、最自然，无论是谁都可以渐臻佳境。

一座山教给人沉静，一条河教给人灵动；在天即为最潇洒自由的浮云，在地同样可以通过采菊东篱获得心灵的宽广。自然早就以它的方式把各种深刻道理呈现在众人眼前，区别不过是看见与没看见、领悟与没有领悟而已。

得失之心、名利之心、生死之心不过都是飘浮在人修为之路上的尘埃。从困顿悲愁中解脱，不过就是把这一切的浮尘、一切的杂念、一切的欲望都看淡、都放下，然后物我同化，然后心灵祥和，然后才能得到思想的彻悟、人生的安然。

陌生人，只愿你在此书的文字里渐渐静下心来“看庭前花开花落”“望天空云卷云舒”……



目录

[1-24]

第一章 任·自由·于刹那生花

- 第一节 花开花落非僧事，自有清风对碧流
第二节 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
第三节 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
第四节 腾身转觉三天近，举足回看万岭低

[25-46]

第二章 轻·得失·何处惹尘埃

- 第一节 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
第二节 时有落花至，远随流水香
第三节 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
第四节 看取莲花净，应知不染心

[47-68]

第三章 喜·淡泊·心远地自偏

- 第一节 我来问道无余说，云在青天水在瓶
第二节 木末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
第三节 行人欲问前朝事，翁仲无言对夕阳



目录

[69-92]

第四章 忘·忧愁·夜夜好安眠

第四节 若言琴上有琴声，放在匣中何不鸣

第一节 逢人不说人间事，便是人间无事人

第二节 庐山烟雨浙江潮，未到千般恨不消

第三节 为当梦是浮生事，为复浮生是梦中

第四节 荷笠带斜阳，青山独归远

[93-116]

第五章 淡·名利·人间无事人

第一节 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

第二节 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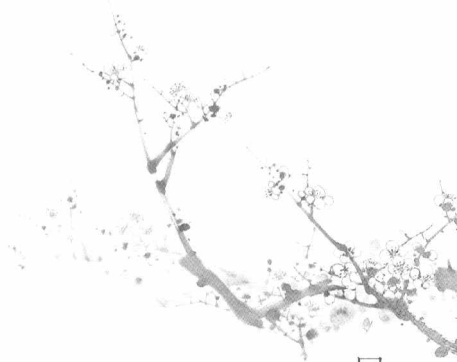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节 西风酒旗市，细雨菊花天

第四节 君问穷通理，渔歌入浦深

[117-140]

第六章 惜·缘分·聚散也无常

第一节 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



目录

第二节 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
 第三节 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
 第四节 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

[141-162]

寻·本真·万籁此俱寂

第七章

第一节 尽日寻春不见春，芒鞋踏遍陇头云
 第二节 芳树无人花自落，春山一路鸟空啼
 第三节 千山同一月，万户尽皆春
 第四节 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

[163-185]

修·禅心·步步可生莲

第八章

第一节 溪花与禅意，相对亦忘言
 第二节 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
 第三节 万籁此都寂，但余钟磬音
 第四节 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

后记 / 186

第一章

任・自由・于刹那生花





第一节 花开花落非僧事，自有清风对碧流

三四月草长莺飞、花红柳绿，正是江南一年中风光最美好的时节。哪怕他这个文墨浅薄的边疆男儿、看惯了大漠孤烟的远方来客，途经此处也不免被蒙蒙烟雨拖住了前行的脚步。自幼所见都是大山大河的雄伟，他从来不知道原来山水还可以有这样秀丽清雅的一面。

行至浙江沿海，即将要进入水乡时，便在码头将船换成了当地特有的画舫，小巧精致，一如眼中所见的城镇人家。他满眼都是惊奇，看着青瓦白墙的水乡建筑、沿河两岸雕饰精美的亭台楼阁、远乡近郊的桃杏垂柳，只觉得一切都美好得不真实，仿佛置身画卷中一样。

甚至连路过一座拱桥都忍不住要感慨一声。

原本江南水乡里河道就如蜘蛛网一般密集，自然多的是石桥、木桥，何况江南人的性子本就偏向于温柔儒雅，喜欢在细枝末节的东西上下功夫，所以虽然桥极多极密，却鲜有雷同。或是纤细如柳叶，或是圆润与水中倒影合成玉盘，或是三盘九曲显得匠心独运。每一座桥都有自己的姿态和名字，本就是江南很别致的一道风景。难怪远客对此赞叹不已，难怪诗词画卷从来都偏爱此处。

他觉得就连水中倒映的远山都是柔美的，头顶相同的一片天空也在这里显出水一样的润泽和婉约。

到最后他甚至觉得连船夫身上的蓝布衫都是美好的。人们用水乡



特有的植物来染布，或深或浅的蓝色像是碧空、像是清水，穿在身上总感觉能够和四周的景色融为一体。他从来不知道原来生活除了豪放劲爽之外，还可以呈现出如此精致工巧的一面，似乎这里每一日的生活就是在写一首诗、画一幅画，天上人间，不过如此。

难怪自古以来，那么多文人墨客都在反复歌咏着江南，此刻他身临其境，才知道长眠于杏花烟雨，原来真的是一种幸福。

怎么可能舍得离去，停留才是理所当然的选择。

还在长安的时候，就听友人说碧流寺，说其深幽雅致，值得一观，如今身在江南，自然会生出前往深山古刹借宿几日的念头。

弃舫登岸之后先是在城中市集上闲逛了一番，紧接着又在临河的酒楼上尝了一下水乡风味，才终于觉得兴趣酣畅，可以暂别城郭，往郊野中行去。

然而，在陆地上看江南风景更是觉得雅致精巧，从脚下的青石板到路边人家的朱门轩窗，从拂面摇曳的柳枝到缠绕盘旋、花开正好的藤萝，从街头巷尾飘扬的酒旗到深院中隐约可见的飞檐斗拱，每一个细节都紧紧攫住他的目光，所以毫无疑问，前行的脚步一再被放慢。以至于出城门看见溪头片片荠菜花的时候，日头都已经西沉，独独把一抹橙光搁置在流水中。

因为担心天黑之后在密林山径中迷路，所以这才匆匆加快了前往古寺的步伐。

像是倦鸟追着太阳的尾巴，一路都跟在余光里，甚至大步流星地穿过竹编的篱笆，只求赶快到达落脚的地方，也就来不及去欣赏郊野风光。毕竟，纵使江南风光再美好，也不能在三月尚寒的夜里露宿山林。

最终赶在山寺闭门之前抵达了碧流寺，在老僧的带领下前往禅房，一颗紧张急切的心才算放下，才重新提起打量赏玩四周风景的兴致。



一路急行，并没有留意从城镇到山野的过渡变化，此刻独自在禅房中，才逐渐察觉到此处清幽静谧和白日里所见的烟火热闹已是截然不同，只可惜今夜无月，无法来一次说走就走的夜访。

只好怀揣着对四周景色的好奇之心睡去，把全新的观感留待明日清晨。大概是心情格外欢畅、周遭又格外寂静吧，几乎是被衾刚暖，他就已经沉沉睡去，梦乡竟也像是行舟一般荡漾。

一夜安眠，晨起时心情如旭日一般明朗，这才来得及细细打量周遭的景色。寺院的建筑古朴而祥和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，隐在浑然的青碧光影里，只觉幽静到了极致，的确是个清修参禅的好地方。

寺院中最吸引人视线的正是庭中这几棵苍老雄健的松树，枝干粗壮，至少两三人环抱才能围住，树冠在岁月长久的洗刷中显得格外深碧，比近处山林的新绿多出一份厚重庄穆的意味来。苍劲的枝干更是刻满了岁月剥蚀的痕迹，格外有历史的沧桑之感。真不知是先有这松树然后依傍着它们建立寺庙，还是在寺庙建成之后才栽种这树，总归是相互依傍着，看尽了沧海桑田吧。

他想往山门去看看这流水的正身，应该也是清幽澄澈、与山寺浑然一体吧。穿过禅房才看到前庭中还有一棵巨大的山杏，枝干先是抵着廊柱径直而起，后才逐渐散到空中，像是张开的华盖、天然的亭台。如今花开正好，就像是一大片浅粉的云霞，歇在长廊上不愿离去。

有僧人持长帚在庭中扫落花，树下已经稍稍堆积一簇粉色。

他倚着山门看沟壑，涧中流水悠悠东去，丝毫不知滞缓。他只觉得这水似乎也被日复一日的晨钟暮鼓声濡染得有了些微禅音，长久听之，叫人连心灵都归于沉寂，几乎就要忘却时间的流逝了。

良久之后他折返禅房，仍看到僧人在闲扫落花，一阵风起，枝头的花瓣簌簌落下，几乎布满了整个庭院。他只觉得落花甚美，不明白为何要一一扫去。正想走上前去攀谈，便看见顽皮的山风贴着地面席



卷而来，把满地的落花吹得更加凌乱，他本在暗自感慨山风通达人意，打断了僧人不解风情的行为，本以为僧人会愤然离去，却不想其神情依旧、动作依旧，泰然自若，既没有为之烦恼，也没有任何怨怼，似乎根本就没有起过风。

他这才把关注的视线从寺庙周围的景色上转到了寺中僧人身上。他发现这个扫地的僧人根本就不是在扫落花，落帚的方向全是随性无章的，根本就没有要把残花聚拢然后清除的意思，只是在重复着手上的动作而已，所以才能丝毫不被山风搅扰，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和安然。

而这种安然似乎明确存在于寺庙中每一个人的脸上，不管他们是在上香、诵经、劳作还是饮食，表情都是一样的安静悠然，就好像花开花落、人来人往都像山风流转一样自然，根本不应该为此有情绪的波动和心态的变化。

他似乎明白了古刹的闻名绝对不只是因为山水幽静……

寺中有得道高僧，才能入仙脱俗，才能逐渐把人心中的安然之境传递到四周的环境之中，使一草一木都浸润在禅音的高妙之中，达到自然和谐的境界。

由此观之，他步入古寺之后所感觉到的静谧幽深并不是完全来自于青山流水，更多的则是受到了高人心灵境界的影响，在别人所织就的物我一体的和谐境界中，偶尔窥见了一丝禅理，在极度放松宁和的环境中任由思想游走。这种影响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，一片游云撞击另一片游云，一个灵魂散发着特有的香气从而吸引住另一个灵魂。

他从进入寺庙的那一刻起就是自由的，不知不觉地在这种氛围中卸下了尘世的包袱，心底所有的烦恼欲念都被香烟佛音荡涤干净，整个过程悄无声息，甚至自然到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。若不是看落花的时候留意到僧人无为的扫法，他根本就不会去思考其中的道理，也就



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变化。

潜移默化之中灵魂被洗涤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？

他突然羡慕起这松树、山杏、青山流水来……想来，如果能够长久地处在这样和谐妙悟的氛围之中，说不定灵魂开出的花朵，会比山杏的花更加美好。

于是得悟，遂而成诗：

碧流寺

牛仙客

步步穿篱入静幽，
松高柏老几人游。
花开花落非僧事，
自有清风对碧流。



第二节 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

犹记得草堂刚刚落成的时候，他一度以为自己的余生就将在蜀中度过。

对于在战乱中漂泊的人而言，见惯了生离死别，看多了遍地饿殍，这一间简陋的茅屋就足以让人的身心都安定下来。更何况门前就是婀娜的浣花溪，窗扉正对着千秋积雪的岷山，屋后更有棵棵桃李……难怪在颠沛中受尽苦楚的小儿要把茅屋唤作天宫。

春来，门前杨柳勃发，黄鹂婉转的鸣叫声沁入梦里边，小儿拎着篮子，跟在他后边亦步亦趋，把一个个白嫩的笋芽装在竹篮里。去岁友人赠予的腊肉还剩下最后一块，用今春的新笋，炖出浓郁的高汤，若是搁上一把园子里新长出的小葱，味道就堪称完美了。松香、肉香，笋鲜、水鲜，一顿美味就足以安抚整年劳累的家人。

毕竟，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安稳地生活在一起更重要了。

在黑暗腐朽的社会中半生沉浮，在忧国忧民的情怀中愁思难抒，他习惯了把世间百态化作笔下的文字，他习惯了为别人的苦楚而苦楚，他似乎从来都没有为自己活过，他早已忘记自己想要的是怎样的生活。

年近半百的时候再度入蜀，结束了两年多的漂泊流离又回到自己的小小茅屋，他看着园中杂草丛生，看着林木欣欣向荣，竟然会从心底生出一种落叶归根的情绪来。



一家人平平安安，一间茅屋遮蔽风雨，三两好友时时相聚，数卷诗文可读可写。他觉得世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日子了，他甚至觉得眼下的安定能够抚慰自己的思乡之情了，纵使客死异乡也没什么不能接受的。

所以，即便是茅屋残破，连天漏雨，日出晒被时仍然有着玩笑戏谑的心情。即便是躬耕劳作累得腰酸背痛，依旧信心满满地规划着在小园里种花椒和蚕豆。即便是寄人篱下、生活艰苦，灾年里稚子饿得在东门索饭号哭，却终归是一步步熬过来了。

生活正像门前昂扬的枇杷树。当年亲手种下的小树苗虽然历经风雨、严寒与酷暑，却终究是一年比一年粗壮，也可称得上亭亭如盖、硕果累累了。

然而，他终究是不能放下安民治国的政治抱负，他满眼满心都是百姓的疾苦，恨不能时时刻刻为他们振臂高呼，这就决定了他永远都无法像陶翁一样彻底归隐田园。

更何况文人从来都不是合格的农民，四季劳作不歇却鲜有收获，残酷的剥削和严苛的赋税像沉重的大山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，家中小儿嗷嗷待哺，巨大的生活压力逼得他重新走进黑暗的官场中去。定居蜀中的日子里，他在好友严武的推荐下再度入仕，担任检校工部员外郎，成了严武的参谋。

然而他的气节、他的傲骨始终在与黑暗的政治对抗，他屡次为官又屡次辞官，终究还是因为迈不过自己心中的坎儿。

他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，饥饿、穷困是其生活的主旋律。他经历过幼子饿死的凄惨遭遇，在流亡与漂泊之中见多了流离失所、疾病缠身的百姓，见多了被贪官污吏逼上绝境的可怜人，这些深深触动着一个文人的心灵。所以他又怎么可能混在歌舞升平的官场中，怎么可能鱼肉百姓，怎么可能心安理得地无所事事、随波逐流呢？



前途的黑暗、良心的谴责夜以继日地折磨着他，于是在官宦场上出出入入不得其所。

那是永泰元年（公元765年）正月，他不堪忍受官官相护的名利场，遂辞去职务，返回浣花草堂。他庆幸自己还有路可退，他深知乡野生活虽然辛苦艰难一些，却不至于以心为形役，不至于压抑本性无法自己。所以返回草堂的时候他整个人身心都是放松的，甚至一到家就开始规划在园子里种一行梨树、添一块菜地。

世事却往往不肯如人愿。

这一年四月，一路提携庇护自己的老友严武去世，他在成都唯一的依靠也没有了。渐渐步入人生的暮年，思乡之情一日比一日深重，辞去了官务又失去了好友的接济，草堂里的生活难以为继，他只能携家由成都乘舟东下，另寻安身之所。

连日来舟车劳顿，前几日还在甲板上游戏的子女，近几日都躲在舱中昏睡，独留他一人站在暮色中。客船顺着长江一路东行，离蜀日久，早已进入荆楚地界，动人心魄的三峡险峻前两日已经安然度过，江水流入平原，日渐开阔。

江岸上柔嫩的蒲苇随风低伏，吹过来的风带着青草的味道，入夜的江面上隐约只能看见这一根高耸的桅杆，仿佛天地都凝固了，只有这一艘船还在连夜前行，只有他一个人独立在天地之间。

水天交融，像是一片柔软的绸缎，悬在天上的星子和倒映在江面的星光交相辉映，逐渐辨不清何处是水，何处是天。有那么一刹那，他甚至觉得再往前走一步，自己就能踏星直上九霄云外了，若果真如此，世间的忧愁自会随风远去吧。

直到一轮明月从水天交接之处跃出，他才看清浩瀚的江水。月亮越升越高，光亮倾泻如瀑布，把整个世界都照得清晰可见，江像是沉睡的蛟龙，粼粼水波像是一块块的碎银，风起时他甚至可以看见自己